

名家描写精华

众生卷

生活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众生卷·生活

夏勇斌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45 字数：440千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责任编辑：言之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钟辛

ISBN7-5610-3468-7/I·365

全套定价（40册）：300.00元

口
口
口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团 圆

但是他已经把她搂在怀里了！……

他搂住她，把她像一个孩子似的抱了起来，让她在他的圈椅里坐下，然后跪在她面前。他吻她的双手、双脚；他急匆匆地吻她，急匆匆地看她，似乎还不相信，她又和他团聚了，他又看到了她的模样，听见了她的声音——她，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娜塔莎！安娜·安德烈芙娜搂着她，一面嚎啕痛哭，让她的头贴在自己的胸前，一动不动地这样搂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的亲人！……我的生命！……我的欢乐！……”老人断断续续地叫道，他抓住娜塔莎的双手，像情侣一样看着她苍白、憔悴、然而美丽的容貌，看着她那闪耀着泪光的双眼。“我的欢乐，我的孩子！”他一再说，接着又沉默了。怀着虔诚的欢喜看着她。“你们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说她瘦了！”他面带性急的、孩子般的笑容对我们说，依然跪在她面前，“她瘦了，这不错，她面色有些苍白，但是你瞧，她有多么好看！比早先更漂亮了，是的，更漂亮了！”他补充道，精神上的痛苦，一种欢乐带来的痛苦，使他都说不出话来了，这种痛苦仿佛使他的心裂成了两半。

“您站起来，爸爸！您站起来呀！”娜塔莎说，“我也想吻您！……”

“啊，亲爱的！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安努什卡，她这话说得多么好啊。”他痉挛着拥抱着她。

“不，娜塔莎，我，我应当躺在你的脚下，一直躺到我的

心听见你饶恕了我，因为我现在永远、永远也不配得到你的宽恕！我抛弃了你，我诅咒过你，你听见了吗？娜塔莎，我诅咒过你，……而你，你，娜塔莎：你能相信，我诅咒过你！你是相信了——你是相信了！不该相信啊！你不该相信，简直不该相信！冷酷的小心肝！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你不是知道我会怎样接待你的吗！……啊，娜塔莎，你一定记得，我早先是多么爱你呀！现在呢，这一段时期，我对你的爱比先前增加了一倍，增加了一千倍！我怀着满腔热血爱你！我巴不得把我的心血淋淋地掏出来，把它切成几块放在你的脚下！……啊，我的欢乐！”

“那末，您就吻我吧，您这个狠心的人，吻我的嘴，吻我的脸，像妈妈那样吻我吧！”娜塔莎用虚弱无力、充满欢乐之泪的声音叫道。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他刚要登上台阶，门敞开了。

一个紫糖脸儿，浓眉毛的女人，系着一块红头巾，穿着一件男人的斜领衬衫，站在那四四方方的黑洞里，吃惊地望着他。看到格列勃的笑容，她眼睛突然现出惊喜的光芒。

……

“达绍克，宝贝！……亲爱的，啊！……”

他向她扑过去，热情激动，吁吁地喘着气。

可是达莎却呆呆地站在门口台阶最上边一层，只惶惑地向格列勃挥了挥手，仿佛要挥开一个幻影似的，接着涨红了脸，讷讷地小声说：

“是你？……哦，格列——勃！……亲爱的！……”

可是在她眼睛里，在那黑黢黢的深处，却突然现出一种

莫名其妙的恐惧的神情。

但是，赶到格列勃一搂住她，使劲吻着她的时候，她立刻就变得软弱无力，像失去了知觉似的不动了。

“啊，……你还活着，人很好，亲爱的……”

她没有力气地从他怀里挣开，像一个孩子似的讷讷的说：“哎呀，格列——勃！……你怎么会这样回来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你打哪儿来的？真叫人意想不到啊！”

她笑着把头伏在他胸前。而她却一直紧紧地搂着她，觉出她的心在跳，她整个身子止不住地哆嗦着。

他们放开了手，如醉如痴地望着对方的脸，望着对方的眼睛，笑了笑，然后又热烈地拥抱起来。

格列勃像抱孩子一样把她举了起来，想把她抱进屋里去，就像新婚时那样。但是达莎挣开了，带着调皮的微笑，整理着她的衣服。

“噢哟，瞧你激动得这个样儿！……我也像疯了似的……”

〔苏〕革拉特珂夫《水泥》

她从那小窗洞里伸出另一只胳膊来，把一只绣花的小鞋儿给那吉卜赛女郎看，那时天已亮，看得清那鞋儿的样式和颜色了。

“把这只鞋儿给我看，”吉卜赛女郎颤抖着说，“天哪，天哪！”同时，她用那只没有被抓住的手，急忙把她戴在脖子上的那个装有绿玻璃片的小袋子解开。

“来，来！”居第尔咆哮道，“把你的鬼符拿出来！”忽然她自己住口了，全身发着抖，用一种发自肺腑深处的声音叫喊道：“我的女儿！”

那吉卜赛女郎刚才从她袋子里扯出一只小鞋来，和那另一只完全一模一样。这只鞋上还贴着一张羊皮纸，上面题着这样的字句：

此鞋若成对，
汝母抱汝臂。

不到一个闪电的工夫，那女修士就把那两只鞋比较了一番，读了那羊皮纸上的句子，把她充满快乐和吉祥的光辉的脸孔凑到窗槛上，喊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儿！”

“我的母亲！”吉卜赛女郎回答道。

〔法〕雨果《巴黎圣母院》

在好久以前，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就在这个站台上开始了长期的分离；而现在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在这同一的站台上，在一阵热烈的、激烈的拥抱之中，在接触到他们已经开始生疏了的身体的一瞬间之间结束了这一望穿秋水的苦恼。那个尚朗贝尔飞奔过来的身影还没等他来得及看清楚就已经投入了他的怀抱。他伸开胳膊搂住了她，她的头紧紧地偎依着他，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一头熟悉的头发，这时他禁不住热泪直淌，他不知道这是此时此刻的幸福之泪，还是长期以来一直压抑着的痛苦之泪，不过他至少感到这些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使他无法核实，埋在他胸前的到底是他朝思暮想的那张脸，还是正相反，是一个陌生女人的脸。这儿疑团要等他以后再去弄清楚了。眼下他想表现跟他周围的人一样，好像相信鼠疫可以来临，可以消逝，可是人儿却不会变心。

〔法〕阿贝尔·加缪《鼠疫》

一进大门，菊生就开始一面跑一面唤娘。母亲在床上听见了他的声音，悲哀地哭起来，一面哭一面对站立在床边的

大媳妇说：

“我听见菊的声音，是菊的魂灵回来了！是娃儿的魂灵回来了！……”

菊生的大嫂也听见菊生的叫声，慌忙地跑出堂屋。看见菊生的睫毛上挂着泪，带着哭声呼唤着跑进二门，后边跟着几位邻人和一个陌生人，她惊骇地唉呀一声，迎上去一把抓住菊生的膀子，一面架着菊生往上房跑，一面用哭声报告母亲说：

“是真的回来啦！是真地菊生回来啦！”

菊生冲到母亲床前，扑到母亲的身上，大哭起来。母亲用左手紧紧地搂着他，用手乱摸着他的脸颊、下颏、耳朵、胳膊和手，还摸脊背，一面摸一面哭着说：

“你不是鬼魂，你确确实切是我的娃儿！你到底还没有死！你到底回到娘的身边了！……”

母子俩抱在一起，哭得都说不出话来。大嫂去拉菊生，同时劝母亲说：“娘！你的病还没好，别太伤心了！”但这句话刚刚出口，她自己也不忍住了，靠在立柜上，用双手蒙住眼抽噎起来。

姚雪垠《长夜》

她在站台上等候我，站台是干净的，已经没有积雪了。风吹着她的春季用宽边帽，不时遮住她的视线。我老远就看见了她，她在风中眯缝着眼睛，茫然地望着往前去的车厢找寻我。她身上有一种动人的，令人爱怜的东西，别后重逢的亲人身上总是有这种令我们觉得刺心的东西。她消瘦了，穿着朴素。当我从车上跳下来的时候，她想掀起面纱，然而没有能够掀起，而是隔着面纱笨拙地吻了吻我，脸色苍白得像死

人一样。

在马车上她沉默地迎风偏着头，只凄楚地、淡淡地说了几次：“瞧你干的好事！瞧你干的好事！”

后来，她语气仍旧那么严肃地说：“你上贵族饭店去吗？我跟你去。”

房间在二层楼，挺大，有前室。进去以后她在沙发上坐下来，看着侍役笨拙地把我的箱子放在屋子中间的地毯上。然后侍役问我，还有什么吩咐。

“没有了，”她代我答道，“去吧……”于是她摘下帽子。

“你怎么老不开口，什么也不对我说？”她控制着颤抖的双唇，若无其事地说。

我跪下，抱住她的双腿，隔着裙子吻着，流下泪来。她捧着我的头，我又感觉到了她那为我熟悉的无比甜蜜的嘴唇，我们的心幸福地紧缩起来，似乎停止了跳动。

〔俄〕布宁《莉卡》

他们的爬犁从家里的浅蓝色百叶窗前头闪过去。彼得罗没戴帽子，军衬衣也没有系腰带，就跑出来开了大门。杜妮亚希珈的白头巾和笑容满面的、黑眼睛闪闪发光的脸从台阶上飞下来了。……

伊莉妮奇娜手里抱着两个孩子；娜塔莉亚却跑到她的前头去了。……她紧紧地靠在葛利高里身上，迅速用嘴唇把他的脸蛋子、胡子乱亲了好几次，她又从伊莉妮奇娜的手里把儿子抱过来，递给葛利高里。

母亲把葛利高里的脑袋扳过来，亲他的额角，用一只粗糙的手迅速地摸了他的脸，因为激动和快活哭起来了。……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可是爱丽思再能看见她的养子回来和她在一起，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她没有讲话，其实她要讲也讲不出；她眼泪在又老又憔悴的脸上一行行地往下淌，把她为了要仔细看看他的面孔而特地戴上的牛角眼镜都沾模糊了。她的眼光不济事，眼眶里又满含着泪水，看不真切，她于是只得改用一种方法。她抖抖瑟瑟地举起了一双潮湿皱缩的手，亲切地在他结实的脸上抚摩，他温驯地低下了头，让她用着这种奇怪的方法端详他起来，可以便当些。这样一来，她心里方才完全满足了。

〔英〕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

“我刚踏上座小屋的门槛，冷不防有个人从背后把我抱住，我一转身，那人便扑到我怀里，喊着：

“彼得，彼得，我亲爱的的彼得，你还爱我吗？”

除了尤莉卡，还能是谁呢？

她正好在莱园里浇菜，突然间看见了我。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心儿却告诉她，这是我。

“她向我跑来，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我紧紧地抱住了她，两人把头靠在对方的肩上，轻轻地，甜蜜地哭了好久。欢乐的眼泪是多么甜蜜啊！”

〔匈〕裴多菲《爷爷》

重 逢

我们四个人提着大大小小的手提包，下了火车，冷冷清清，没见一个亲人！站在月台上，四处张望，很失望，也很迷惑：到底出了什么事？突然之间，只听见一阵叫嚷：“在那

儿！哪，在那儿！”一堆人从月台那一头跑来了：大哥、大嫂，还有蕙妹、妹夫、侄女建建。

“哎呀！来了！来了！是他们！”我们这堆人也叫起来了。

他们朝我们跑；我们朝他们跑。所有的人都在叫嚷；所有的手都在朝天乱抓——不知先抓哪只手去握，不知先和哪个先说话，又惊讶，又兴奋，又难受，还得认人，还得埋怨，还得解释，还得抢着提手提包……

……

到的人，接的人，都不甘心，恨不得各归各位：上火车，站月台；再来一次“月台会亲人”。

三十多年后，我和家人就那样相见了。没有眼泪，没有感伤，没有尴尬。好像我们只是分别了一下子，每个人到后台换了服装，换了粉墨——脸上画了皱纹，头发扑了白粉；再出场时，角色都老了；腔调温和了，步子沉重了，腰儿有点弯，笑里透着沧桑，只是眉梢偶尔闪一下三十年前的神态。

聂华苓《三十年后》

我走进了家门，轻轻一推，院门没有关，是虚掩着的。我径直奔到窗前，透过薄薄的窗子，听到母亲的鼾声，我轻轻弹着窗棂。她警醒过来，安详地问了声：“谁？”“妈，是我。”她一面喜不自禁地答应着：“哎！哎！等等，等等！”一面起床。我耳边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显然她在黑影里摸索着什么。“噌”地擦着根火柴，但没有擦亮，火柴梗断了，又擦了一根……一连擦着三根火柴，才擦亮了油灯。她挑了挑灯蕊，整个窗户都染得金色。透过窗户角上的一小片玻璃。我看见了母亲的满头银丝在闪过，我顿然想起当年她送我出门时那个阴冷的黄昏……

接 站

到车站去接的，除了姑妈，还有一个男的，五十上下年纪，中等身材，微胖、白净，两眼有神，衣冠整齐。虽已算不上风度翩翩，仪表也还不俗。心想：这一定是姑妈信中说的那个人了。只见他跟姑妈笑脸迎来，妈妈也不介绍。他也不自我介绍，就好像他们之间已经是熟悉的，抢在姑妈前一步从她手里将旅行包接去，然后又退了一步，让姑妈和她肩并肩走在前面，出了检票口，又赶上一步，走到一辆轿车前打开车门，让姑妈和她先坐进去，他才上了车，关上门，吩咐驾驶员驱车江南饭店，在预订的单间里，点了好几样菜。饭后，先送她们回到姑妈的住所，而后道歉着告辞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顾尔谭《归宿》

从巴黎开来的火车停住了。洛伊丝手搭遮阳挡住地中海刺眼的阳光。人们从车厢里涌出来。她决意保持镇静，不往旅客中间挤呀撞呀。他会下来的，她在那里等着好啦。不必冲撞。她往后站，离开其他人，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一节节车厢，放过去那一张张不是他的面孔。他会下来的，她在那里等吧。脖颈上的一个神经点开始霍霍地悸动起来。她意识到自己这五个月里是多么盼着他；这种意识并不涉及感情，仿佛同别人而不是同她本人有什么联系似的。他会来的。他会来的。是的，他会来，她要在那里等。她要在那里等。她用手摸着脖子，想制止神经的悸动。他会……

啊，他来了！

“迈克尔！”

接着，她下意识地朝他跑去。她努力把脚步放慢下来，慢得像散步一样了。她喊出声来！宛如一个傻里傻气、头脑空虚，害相思病的年轻人。

〔南非〕亚伯拉罕《献给乌多莫的花环》

等 候

她只有寂寞的日子接连着寂寞的日子，总是在他每次离开的时候计着归期。待盼到只有一两天了，她的心开始跳着。每一次风吹门环，她都以为是他回来了，她就急急地要王妈去看，去问；有时就自己依门相望。远远地看到转过来的一辆车，她就忍不住心跳，看到那不是他了，她就失望地垂了头。

新以《母子》

回到家里，一边扫院子，收拾家具，一边等着儿子。等到太阳落山，等到星星出来，等到东邻西舍已经响起圈猪赶鸡和关门闭户的声音，也没把儿子等回家，又只好哄着孙儿上炕睡了。

浩然《艳阳天》

闲坐着的人，总觉得时间太长，表上的针像锈住了一样老不肯迈大步，半点钟功夫他总看够一百多次表，才算把北房的团支委会等得散了会。

赵树里《三里湾》

时间已是午夜。她像往常一样准时醒来了。唤醒她的不

是闹钟或别的什么声音，而是一种执着的自我感觉，这种自我感觉总是准确无误、忠实可靠地把她叫醒，刚才她还似醒非醒，好像在做梦，又像有那么一点朦朦胧胧，忽然，担心睡过头的忐忑不安的情绪猛然袭来，她只得摇摇头，睁开眼睛，四周漆黑一团，无法判断此时是几点钟。门外的马路总是彻夜不眠，咖啡店顾客和商店老板的谈话声通宵达旦，能够说明时间的只有她那像表针一样准确的自我感觉。室内寂静无声，说明老爷还没敲门，他的手杖还没点在楼梯的阶梯上。

她总是根据自己的熟知的夫妻生活的礼数于半夜醒来，等候丈夫夤夜归来，并伺候他上床歇息；这种习惯伴随她度过了青春的岁月，现在，又伴随着她步入中年。

为了摆脱瞌睡的诱惑，她断然坐起身来，念了“奉真主之名”后，便掀开被子下了床，摸着床沿和窗台，一直走进屋门口，房门打开了，客厅壁灯架上灯射进一丝微光。她慢慢地走过去，提着灯又回到屋里。灯光从灯罩口照到天花板上，映出一个外黑内亮，摇曳不定的花圈。她把灯放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灯光照亮屋子。这是一个四面见方的宽大房间，屋顶很高，几根横梁支撑着天花板，室内陈设豪华：有波斯地毯，铜铸的四腿大床、大衣柜，还有铺着各式各样小块绣饰坐垫的长沙发。她走到镜子跟前，照了照，看到自己栗色头发一绺一绺地披散在额头上，咖啡色头巾也绉绉巴巴的，便解头发，细心地梳理了一遍，再把发梢编上。她用手摸摸两颊，像要抹掉残留的睡意似的。她年已四十，身材适中，身子乍一看似瘦小，实则丰满匀称，皮肤很细腻。好看的瓜子脸上配上高高的额头，小巧的五官，显得格外秀气；她

鼻翼微张，一双美丽的小眼睛总带着一种甜蜜的梦幻般的眼神。一颗黑痣镶在浅褐色的脸庞上显得分外清晰。

她匆匆忙忙戴上面罩，走到阳台门口，打开门，走进去，然后，站在这牢笼般的阳台上，从墙上的小窗孔里向楼下的马路张望着。

〔埃及〕纳吉布·迈哈富兹《宫间街》

高山摘下帽子，拧掉了头发上的水。用手帕擦着被雨点打得通红的面孔。她那潮湿的眼睛里，忽然涌现出一种捉摸不定的光彩。她慢慢地擦着早已擦干了的手指，迟疑了很久，才谁也不看地轻声地说：

“雷震霖同志，这次要长期的分别了！”

“不在一块，也许更好一些！”雷震霖的语气里隐隐包含着怨恨。

“还长生我的气吗？”

“我有什么资格生你的气？”

“我在和你正正经经地谈话，可是你——”她气恼地加上一句“算了，走吧。”但是，她却把涌到嘴边的这句话咽了下去。

雷震霖不敢相信地看着高山，他发觉高山的脸霎那之间变白了，白得像她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那样，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请您原谅，高山同志。因为你要走，我的情绪很坏！希望你像党员对党员，战友对战友那样老老实实在地告诉我，别撒谎，也别勉强，我们能不能互相等待，等到将来，等到全国解放，等到我们可以向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要等下去！”她的声音低到几乎不能听见的程度，“不管